

沈昌文

八十溯往

海豚文存



海豚出版社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沈昌文 八十溯往



CIPG

海豚出版社
中国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八十溯往 / 沈昌文著. --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110-0515-1

I. ①八… II. ①沈…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7157 号

总发行人: 俞晓群

总 策 划: 梁由之

责任编辑: 李忠孝

整体设计: 郑在勇 吴光前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传 真: 010-68993503

印 刷: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32 开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印 张: 6.625

字 数: 98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0515-1

定 价: 26.00 元

“海豚文存”小引

梁由之

俞晓群兄主政辽宁教育出版社期间，组织出版过“国学丛书”、“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等书系，格局宏放，影响深远，创造了中国当代出版史的一段奇迹。沉潜蕴藉数年后，俞兄从沈阳到北京，出掌海豚出版社，重出江湖，不负初衷。短短一年多时间，赓续旧梦的“海豚书馆”六大系列已陆续面世三十余种，包罗万象，蔚为大观。他兀自意犹未尽，于是又有了“海豚文存”。

承俞兄抬爱，邀约我担任“海豚文存”总策划。即将出炉的“文存”是与“书馆”平行的一套书系，各具特色，相辅相成。相对而言，“文存”不作细致的划分，来路比较野，内容比较杂，不那么经院，不那么学术；若较诸新鲜感、冲击力和可读性，则容有一日之长，或将不遑多让。

有趣，有意思，是我衡量一切优秀书籍的两条标准。二者居其一，已属难得。如果兼而有之，即当馨香以祝，实属可遇而不可求。“海豚文存”每年拟出两辑，约十来本，大抵学界及文坛名宿与中生代的作品各占一半。都能做到坐一望二吗？得读者和时间说了算。

爰书数语，以引珠玉。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记于深圳天海楼

目 录

- 1 我唯一的完整学历
- 6 学徒生涯纪程
- 14 学习做出版
- 22 我和因是子老前辈的因缘
- 29 我与三联书店的三段因缘
- 60 在追求特色中前进
- 67 开放·品格·服务
——纪念三联书店恢复建制五周年
- 78 三联书店六十周年时的一些感想
- 82 几十年前的往事
- 94 一份常常引起争议的刊物
- 100 一部分人的刊物
- 103 一场神经病
- 108 天天“谈情说爱”

- 111 我的“黄金时期”
- 116 过去和现在的“三结义”
- 119 有思想的出版家
- 122 我的宽容和不宽容
- 126 《新世纪万有文库》缘起
- 130 “万有文库”——让中国跟上世界
- 133 关于《书趣文丛》
- 136 “第一推动丛书”推介
- 140 推介《纽约客书林漫步》
- 142 推荐《达尔文全集》
- 143 寻觅知己——《天涯社区闲闲书话十年文萃》序
- 146 推荐万圣书园
- 149 爱“国林风”的一个理由
- 152 两只羊的交往

155 开文化卡车的扬之水

161 于愿足矣！

164 七十岁幼！

167 纽约访董鼎山小记

172 怀念董乐山兄

176 读李小记

179 “废物利用”

182 小董、大董和老董

188 为“索引派”呐喊助威

192 鼓励学生编书

194 肉食小记

198 跋：永远的追随者

我唯一的完整学历

一辈子干文化工作，常同文人学士打交道。当编辑有个习惯，遇见初识的文人学士，总要打听对方是在哪里出身的。因为一知道他毕业于某校某系，凭自己的经验，大概可以揣想出他的师承和学派，然后就有话好说了（同时也知道有什么话不能说了）。要是自己熟识这个大学的学术领袖，还给他出过书，效过力，接下去更大有吹嘘的了。

但是，这办法没法用在我自己身上。我除了小学，从来没在某个学校毕过业。说自己自幼失学，也对。可是，同龄人中，大概也没我上过的学校多。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为了向党“忠诚老实”，原原本本交代一遍自己上过的学校，当时记得已有十四五处之多。要是把小学、中学及一九五四年后上的学校算上，大概有二十处吧！

前面说过，我完完整整地上过的学校只是小学。除此之外，只不过是为了谋生需要，想学一些技能，在上海滩的形形色色补习学校（上海人叫它们“野鸡学堂”）里瞎混，如是而已。不过就小学说，我上的却是上海鼎鼎大名的。当年叫上海工部局北区小学，现在更名为上海闸北区中心小学。为什么我这个几乎衣不蔽体的孩子要上这样的学校呢？这得从头说起。

我六周岁时起初上的是上海普通的弄堂小学，那里全讲宁波话。我祖母是上海本地人，对这十分不满。在那里上学不到一年，就要我转学。她选择了附近最好的小学，在火车站附近的克能海路（现名康乐路）。凭我们身份和家产，当然进不去。怎么办？幸好，我的一个亲戚在上海工部局做“大写”，即文员。于是我就冒充他的儿子，算是英国人驻沪行政机构“工部局”的职工子弟，优先免费入学。为了办这手续，我更名改姓。原名：沈锦文，现在改名为王昌文，因为这亲戚姓王，他的孩子排行都是“昌x”。从一九三七年起，我为了进这小学，从此姓“王”。不仅如此，我还得同里弄里的一切小朋友绝交，因为他们同我一样住在“棚户”，属

“野蛮小鬼”之列，开口闭口要说“触……”。我记得，我平时从来没穿过西式衬衣。为进这学校，母亲连夜用手工给我缝了一件西式衬衣，免得露出土气。

小学六年，平稳度过。在英国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机构办的学校读书，现在应当大力控诉其罪行。但我做不到。原因很简单，这学校名义上是工部局办的，可是主管人员却是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和他的学生们（大多是陈先生在南京办的一所师范学校来的）。这些老师特别的宽厚仁慈，谆谆教学。过不多久，他们知道我的情况，没有让我退学，反而同我商议恢复原姓——沈。从此，大概从一九四三年初起，我就叫“沈昌文”了（恢复原姓，名字就不恢复了）。

一九四二年底，上海被日本人占领，学校里不教英语了，改学日语。很意外的是，来的一位日本女老师，教学态度特别仁慈。当时日本士兵在上海十分凶狠，老百姓都非常痛恨。可是这位日本女士却同我们小学生打成一片，十分融洽。这也是我毕生难忘的。也因这缘故，我的日语学得十分努力，老师很称赞。

一九四三年中，小学要毕业了。小学校长章印丹先生很

挂记我这个穷孩子。他专门把我找去，告诉我，要是我考得进也是工部局办的指定的中学，他可以为我张罗一笔奖学金。原来，当时上海教育主管部门一位元老沈恩孚老先生八十寿辰，收了一笔寿仪，准备将之作为奖学金。我经章先生介绍，专门去见了沈恩孚先生的公子沈有乾先生。他通过审核，给我一笔资助，让我进了也是上海工部局办的著名的育才中学。可惜的是，这笔资助只够一年的学费。在育才中学上到初二，只上了一二个月，家里再也筹不出钱。于是，我只得悄悄地离开学校。所以要“悄悄地”，因为已经在那里白上了几个月学，怕学校追究。

这以后，我就成为一个店员工人，上海街头的所谓“小赤佬”，再也同学生生涯无缘了。当然，有时也冒充学生，同过去小学的同学闲混，但是自己知道，我只是个冒牌货而已。

六年小学生涯，十分短暂，但是它对我的意义非常大。我从这里知道，只要自己肯向上，总会有人相助。以后尽管没上正规学校，可是说来不信，我的古文和英语，大多是一大清早在上海法国公园（现在叫复兴公园）免费学的。那里

一位赵老师教《古文观止》，一位丁文彪老师教英语《泰西五十轶事》，都是公开的免费讲学。这大概是我所受的早期文科教育。每天在那里上完课，早上七八点，再赶紧去打工谋生。通过小学的经验，我深知，社会上的有识之士，都是会支持年轻人学习向上的。

学徒生涯纪程

我在最近一些文章中戏称，现今中国大陆存活的出版人，大抵可分三类：老的一代，可以称作“革命型”。他们大多是因投身革命而搞出版，或者是因搞出版而投身革命。他们谈起出版，总有强烈的使命感，大多可以说出许多可歌可泣的献身业绩。最新的一代，可以称为“学者型”。他们多半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新科学士、硕士、博士……说起出版来，自然要同我辈觉得费解难明的“语言霸权”、“耗散结构”、“集体无意识”、“词义向心”之类语词挂钩，使人肃然起敬。中间的一类人，既可挂在前边，说自己在五六十年代某个岁月就已“投身革命”；也可挂在后边，说自己总算赶上了某个“后……主义”。不过认真说来，若非你今天瞧上去两鬓斑白，人们出于礼貌，语词上稍有尊崇，其实是两边都

不会认你。我于是干脆把他们另列一类，称这些人为“学徒型”出版人。

我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学徒型”出版人。

所谓“典型”，不只是因为年份关系。我一九五一年“投身革命”，也就是到出版这行业中来，可说是此型中较早的一人。也不只是职务关系。我从校对员干起，最后当上一社之“长”，诚如“文革”中人们对我的“老底”的“揭发”，所谓“夤缘时会”因而“跻身上层”。更主要的，我确实是“正科”学徒出身。十三岁就弃学就业，拜师学艺（不是象征性的说法，而是确确实实在一块红毡条上磕三个响头拜师），如是在社会底层讨生活六年。那时学的不是出版，但倒由此认识好些新派和老派的出版人，同我以后有条件时考进出版社当校对员不无关系。这是我一生中学徒的第一次。

十九岁到四十九岁，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八〇年，足足在一家出版社干了三十年，大多时间是给领导当秘书。这可以说是我当学徒的第二次。那时的出版，无所谓“策划”、“营销”……成天嚷嚷和兢兢业业学习和实行的，总的说是“认真”两字。天天费力在认真消灭错字，认真规范写法，认真统一

译名，以及认真地把一本书里面文件或经典中没有过的说法消除掉。我有幸的，是给五六位有学问的领导当秘书，于是可以天天听到看到他们除了认真消灭错字以外在别的方面怎样的“认真”，比如说，怎样认真执行“双百”，怎样认真地动员老作家“翻箱倒箧”，把旧作整理出版，尤其是，怎样认真地了解 and 阅读、研究国外学术信息。看起来，他们在后面这些事上的认真并不符合“认真做好出版工作”的要求。所以，到了一九五九年，其中的一些位挨整了，一九六六年，几乎全都挨整了。我被认为只不过是一个他们的“小爬虫”，幸免于大难，但也由此着实学了不少乖。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在一九五七年怎样同一位女友一起去参加对一位老领导的批斗会。会后，我同这位女友看法歧异，我显然是被这场面吓破了胆，竭力证明这么批斗的合理性，于是，我们终于分手。要说揭发我如何“夤缘时会”，由是“平步青云”，其实这位女友最有资格，可惜的是，她因长年抑郁，早已不在人世了。

经过这三十年的出版学徒生涯，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在认真做好出版的各項細枝末節上，在认真执行出版紀律上，

的确是做到了前无古人，也恐怕是后无来者。我感谢这三十年可以说是正规的学徒训练。说它是“学徒训练”，在一个意义上并不为过，因为它注重的主要是技艺和服从这两项，同我此前六年里师傅训练我的东西精神上并无很大歧异。但是就我个人说，还要感谢前一阶段六年学徒生涯中师傅给我的上夜校的特许和自由，让我居然混到中学、大学学历，从而得以混迹于知识层中。更要感谢在第二阶段三十年的学徒生涯里，我所侍奉的各位领导的言传身教，让我知道在认真消灭错字以外，还要认真地“睁眼看世界”，要认真了解外国和古人，因此也有了认真掌握外语工具的意向。现在想起来真是奇怪，当我学德语的时候，同学即是当时的首长。白天我管这位领导的用车、出行，开会为他做纪录，晚上他同我一起背诵《Immensee》，他还老要我帮他纠正发音。

这样，到一九八〇年，当我开始第三次学徒生涯时，一方面觉得种种突兀和惊讶，另一方面也觉得自己已有不少准备，不免暗自高兴起来。

说来惭愧，我是以快五十岁的年龄，在一九八〇年三月，才开始真正地做起出版学徒来，算是进了出版这一行业。此